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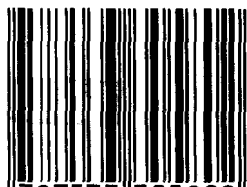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經部·禮類

戴禮緒言四卷

〔清〕陸奎勳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刻陸堂經學叢書本

一

禮記類編三十卷

〔清〕沈元滄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四七

學禮闕疑八卷

〔清〕劉青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刻劉氏傳家集本

四四九

檀弓論文二卷

〔清〕孫漢孫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六二

禮記章句十卷(一)

〔清〕任啓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耿毓孝刻本

六四六

戴禮緒言四卷

〔清〕陸奎勳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刻陸堂經學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戴記緒言

四卷》提要

戴禮緒言序

五經詩書易春秋皆經聖人手而禮記乃七子所撰降自秦漢真偽雜出註禮之家又紛々而百肆其說文中子曰大戴小戴禮之末也洵哉言乎然而醇疵各半子程子以為禮多格言楊氏以為說辭者莫辨乎禮誠得人為校正而釐定之刪其繁蕪昧于中正誠快事也余少小時讀禮考魯制于明堂辨秦官于月令不能無說至于今而謬膺雄藩日鞅掌于

金庫

朝廷

天下事不獲勤求考訂然望古遙集之志猶未釋諸懷也平湖

坡

星陸老先生設教于粵西書院以所著戴禮緒言示余張皇三禮貫穿百家作小序于四十六篇之前者使蕭奮曲臺之不得託聖也作辨說于四十六篇之內者使陳浩衛湜之不得舛訛也其間指曲禮之漢儀識樂書之補缺摘燕義之非古下至几穎榆沉律呂笙歌之類悉為之矯其謬而析其精非舌黑唇香而具超越千古

之識者曷以能焉且夫翼經羽傳代有專家然
表章六經之權不得聖主出而採擇之則名言
雖在信從者寡矣况夫闢崔熊庚賈之說而獨
得十三家之秘者不幾為俗學所驚乎方今

聖

天子重道崇儒昌明經學異日集三禮之成俾聖
人禮樂之真精神光天下而垂後世諸雍容簪
筆之臣欲求考據之當非

先

生是編其誰從歟至于離山粵水之間院中諸
士得觀茲書而悟焉鄭之陋得陳衛之純彬也

金序

都七飭乃衣冠相與頌胡瑗孫復之治經而且
以為使者之能教以禮也非又余之厚幸也夫

德山弟金鉉稿



戴禮緒言第一卷

平湖陸奎勲坡星述

崑山門人徐傳鏡子山校

曲禮十五條

曲禮周有其書遺秦滅學簡策不存今禮記首載者乃漢儒
纂錄所聞故言曲禮曰以表之此石林葉氏說也愚謂小戴
所云曲禮自指后若曲禮記篇中亦不專引禮經如首章
安民哉哉音即夷切宛然三字箴銘樂不可極滑稽傳淳于
堯亦嘗引之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及牛曰大武豕
曰剛釐之類疑為爾雅逸文名子者不以國不以隱疾山川
本左傳申繻語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

戴禮緒言

卷一

姓名則公羊家用以說春秋者就中擇為不精如生日妻死
曰嬪明與嬪于虞曰嬪于京相反取妻曰賀與郊特牲昏禮
不賀自相抵牾其又甚者雜漢儀于古禮告喪曰天王登假
周制有之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豈非高祖長陵之尊號乎夫
曰皇辟舍呂后臨朝從古無此祝辭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據大戴禮上有缺文言誼曰類類必誅字之訛由是推之小
戴書本鄭氏已不得而見祇就馬融所傳強為註釋而孔疏
又曲徇鄭說以故得失交半今之習禮者專守陳氏集說固
失之陋若其泰考異同必欲尊漢抑宋亦不免於矯枉失中
也已

毋不倣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不敬統詞也下二句分指貌言末句乃言安民之數爾直
西山云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做也其
說最允陳經歸引劉氏說以毋不敬爲動容貌斯遠恭慢儼
若思爲正顏色斯近信安定辭爲出辭氣斯遠鄙倍未免牽
合之病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黃氏玉巖口錄云記者兩舉禮聞似不專明一事愚謂此以
入仕言伊尹三聘而就湯取於人也若劉蕢要湯則取人矣
君子恭儉節退讓以明禮

何氏曰在貌爲恭在心爲敬應進而還曰退應受而推曰讓
訓義皆的而樽節則云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也蓋沿鄭

義禮緒言

卷一

二

註而失之胡氏陳氏以裁抑爲訓亦非按樽節傳傳衆也傳
同指甘泉賦齊總總以樽節亦衆多之意禮貴得中無不及
之謂樽節無過之謂節如此訓乃成其爲六者

百年曰期

朱子云期當音若宜反謂百年已周論語期可已矣與葦字

同周匝之義也

食饗不爲概

概當作慨即當食不歡之意陳氏不爲概蓋亦踵鄭註之訛
漢書李布贊娣妾賤人感概而自殺概同慨

燭不見跋

夜飲非禮之常故陳敬仲猶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鄭註燭

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不若長樂劉氏之說跋趾也將
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也

獻鳥者佛其首

陳氏用王肅說謂振轉其首鄭註戾也爲小竹籠以冒之今
養鷹者縫皮鞘喙可證鄭說爲優

前有車騎

舊說騎射始趙武靈王觀春秋傳齊魯相遇以較爲凡左師
展欲以公乘馬歸則魯昭時業有之矣

驅車而騶至于大門

陳氏騶音騶本鄭氏說愚謂如字作騶從解自通

國中以策誓郵勿驅塵不出軌

義禮緒言

卷一

三

策之誓若今時鞭末韋帶朱子云然鄭氏以郵勿爲撻辱改
讀連沒甚迂本文明云以策末郵之而勿驅則塵不出軌陳
氏自誤何讀爾

凡非弔喪非見國若無不答拜者

陳氏以弔喪爲助執喪役非行賓主之禮故不答主人之拜
非也按古人爲弔賓於生者但有慰問之詞於死者但有慰

賙之物及哭踊進尸之節而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主人拜
賓以謝其惠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答

拜之文吳章廬干雜記中魯辯之

天子建天官四節

小戴當孝宣時周官周禮考工皆未盛行約略其詞不無舛

樸康成乃指為殷制試觀檀弓禮器要殷之制與周禮

家易嘗不分別言之

言謚曰類
王肅云謚謚于天子必以其實為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氏

從之不若清江劉氏謂類當為誄聲之誤可備一說

君子不親惡
即論語所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舊註皆非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按祭祀卜日卜尸卜牲無不用卜者故嚴陵方氏訓為天子
之燕饗侯長樂陳氏云饗禮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般乾
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此所謂不饒富也

乘禮緒言

卷一

四

檀弓三十七條

以檀弓名篇何也註疏皆謂檀弓遠禮故首稱之然則曾子
有子之屬反出檀弓下耶愚謂戴聖仕於孝宣朝宣國孝武
嫡曾孫也戴之首記檀弓而標為篇目者以此其中多載喪
禮有可為儀禮疏者如銘明旌也重主道也葬日虞弗忍一
日離之類是也有可補儀禮闕者如天子之棺四重天子之
殯於堂龍楯以停之類是也標採列國之語詳於魯魯其文
筆能于左國外自成一家言若衛若宋若邾滕亦可補國語
所遺至若孔門三世皆出其妻曾子于貢入廐修容抑要則
揚曾抑曾則揚游復識言游為沈恣意離黃此稷下狂生之
橫議也戴氏皆詳錄之烏知其不可以信一時傳萬世哉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為出母之喪者父在則齊衰杖期父歿嫡子為父後者無服
以不祭為嫌也若衆子則雖父歿猶得服期禮之正也子思
之不喪出母信斯言也於禮不合況夫詩詠文德首曰刑于
傳列婦妻曾開舉案孔門大聖大賢豈有三世出其妻者此
皆起於戰國遊士詆毀之口案孔子年十九娶宋元官氏明
年生于昭公賜鯉因以命名年六十六而元官夫人乃卒其
無出妻事明矣

類於五父之衛

概將遷葬者為類與喪三日而殯不同左傳記于五父之衛
爾雅九達為衛蓋地廣可停柩者檀弓常從鄭氏作引問於

戴禮緒言

卷一

五

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記者另敘合葬之由而解者
連上疾而宜其誤矣至史記所云野合緯書云感黑龍之精
他若挑處子于漢江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詆孔者肆為穢
說尊聖者故涉神奇均有識所不道也

是以為恭世子也

謂申生之得諡為恭與衛世子伋相同伋伯也史遷班
固皆失考余于邠風柏舟特為顯微闡幽

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謂先王已制禮矣若云弗忍則於路人之死喪皆弗忍也
其抑情守禮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顧氏炎武云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已化之竹跋履山川觸目寒暑自東徂西以葬于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于庭壙于墓反哭于其寢故曰葬曰廬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跼送葬賊日淹時不獲逾五月之制遽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經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以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數者無一而可其論允矣若據水經注潯木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傳弘仁得銅棺葬則自太公至胡公業已六世未可援此以駁難也

葬於若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沈約竹書紀年註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屬海州

戴禮諸言

卷一

六

鄭註引淮南子征苗而死兼信史記葬九疑山是爲零陵之說識已不精若其以三妃爲湘夫人則尤襲楚巫秦博士之謬矣

始死之奠其餘罔也與

舊解盡失其言餘罔者賄物以供老疾也如死而奠之尸東孝子之心猶若親存而冀其飲食爾

過於一哀而出涕

謂婦人之子哭甚哀因感之而出涕也然則脫驂之贈在夫子亦爲教孝而豈以救過乎

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至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吳草廬皆極辨其誣論雖甚醇愚謂此事未爲誣聖更杖消

掃無損盛德之容歌稱哲人與文不在茲乎天生德於予昭同當思難死生之交正不妨舉以自信也帝賁良弼朕夢協卜聖人何嘗無夢久矣不復見周公孔子亦自傷之矣主人既祖墳池

鄭氏改墳池爲奠徹山陰農師謂墳平殯坎皆失之廬陵胡氏云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所謂池視重簪是也墳謂懸銅魚以實之按既夕禮亦云商祝飾柩一池胡氏說爲優

多矣乎予出祖者

集說補正云自悔其當出祖之時多此一弔

孔子失魯司寇

戴禮諸言

卷一

七

案周禮太宰職諸侯立三卿五大夫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是爲三卿司徒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有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是爲五大夫蓋少卿也孔子爲魯小司寇而史記以爲大司寇來谷之相以小司馬而攝宗伯之事家語乃云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則竟指爲魯相意欲尊聖也而失其實矣子思之母死於衛

伯魚亡年五十妻非少寡何復改嫁于衛既云衛人柳若欲子思慎于居喪後文又云子思在魯聞赴而哭于廟自相矛盾鄭氏不能明辨其誣而曲爲之註何取于研經耶肫伯文爲孟虎齊喪其叔父也爲孟皮齊喪其叔父也

鄭註以爲殷之諸侯近鑿縣子謂滕伯厚子叔父亦遠時而復古也殷禮皆不降何必援滕伯一人爲證乎者以滕爲子爵入春秋而列國之貶爵者多矣其叔父也兩句文同不應異訓二其字當俱指滕伯言

吾見封之若堂至馬鬣封之謂也

封之若堂者四方也若坊者上平而狹長也若覆若屋者上圓也若斧者上銳也惟其上銳故有似乎馬鬣故註尚未清

晰

君復於小寢大寢

當從馬氏說以燕寢爲小寢正寢爲大寢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戴禮緒言

卷一

八

謂所識者無後其兄弟雖不同居可以彼爲主而弔之也

衽每束一

陳氏謂鑿木置衽形如今之銀則于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愚謂鑿木爲坎足以承束卽謂之衽非另有一物也

殯禮士掘殯見衽衽卽棺蓋

未仕者不敢稅人

稅同襚贈死者衣服也陳氏謂以物遺人恐非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

鄭註以爲遣車孔疏謂遣車之形甚小葬則置于棨中之四隅引鄭註難記爲證而集說載之按記云遣車視牢具疏布轉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謂置所包牲體及棨也豈并遣車而

置之耶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至如是者三君退

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代爲之亦必以三爲度也孔疏以爲尊孝子之情大謬

君子念始之者也

卽先王制禮不敢過不及之意

君命食之也

謂使之食糜粥卽飲也大夫以上君命之士則隣里勸之集註依孔疏謂命之食疏食豈可以始死之禮訛爲饌葬之文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此迎精而反之禮升堂入室本文甚明孔疏謂皆在廟中此

戴禮緒言

卷一

九

時固無廟廟亦不應未祔而先哭于祖廟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祔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可見古無祭墓之禮既葬禮神有司代爲之也

反自中而虞

此與下文另爲一條謂朝葬而至日中卽虞陳氏引孔疏謂待有司之反非也

君臨臣喪以坐視桃菊執戈

清江劉氏謂以桃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不獨善於持論按喪大記君臨大夫喪止川坐視士喪禮巫祝之外有二小臣執戈原不載有桃菊之說

陳大宰執使於師

豈有同官同名者此必簡策差悞陳使乃行人儀也當從鄧陽洪氏說改爲陳行人儀使子師夫差使太宰師問之乃善知悼子卒

荀盈也陳氏悞爲武子營

至于今既卑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此條乃錄晉乘之語觀至于今句可見

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

初語甚妙觀此則魯論所云子亦有異聞君子遠其子求之

與抑與之與仲尼豈賢於子陳尤非不知之故作滑稽語耳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此魯之春秋所謂其文則史也下文卿卒不繹乃孔子春秋

載禮緒言

卷一

十

所謂義也詳見余春秋義存錄

爲懿伯之忌不入

明是忌日何必以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乃強訓爲怨仇

爲榆沉故設撥

謂榆性沉重鄭註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播地非也撥乃撥

輪之木鄭訓撥爲縛亦非臨川吳氏謂木性本重所載又重

故設撥以轉其輪大夫頒用軼軸其轉甚易既不用輻則撥

無所施徒爲虛器故曰竊禮而不中也

喪不慮居

慮乃離字之訛

晉獻文子成室

獻乃趙字之訛廬陵胡氏以獻文二字皆謚亦屬強解九原山在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晉大夫葬處

叔仲皮學子柳

案子柳卽泄柳乃魯國賢人鄭註以爲叔仲皮子則系出公族烏得有閉門不納之事記本謂叔仲皮學于子柳鄭註說學爲敎而孔氏承之遂至全節文義盡失其解依愚說不過記棟蓑環經之變禮耳

王制 三十一條

王制一書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粗有條理乃以漢孝文之美質而是書徒托空言何哉蓋當時王佐之才祇一賈生既以遲謫無年其他博士雖能言之未能相助爲理也至十五年

載禮緒言

卷一

十

黃龍見成紀聽新垣平之言作渭陽五帝廟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平爲上大夫則惑于邪說而去古浸遠矣通鑑綱目謂是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通符封禪事今書中無一封禪語吾故弟從涿郡盧植之說謂王制作于漢孝文時博士而鄭氏以爲作于秦漢之際綱目書于祠五帝廟之後皆不足憑也就中所云封建井田一以開方之法爲準而不辨九州土俗之宜改夏禴爲夏禘致禮家之聚訟射御史卜之屬不與士商亦未免抑制太過若其服制不備他孝文遺詔短喪尤爲作書根事然而自朝迄野折衷損益諸乎見三代遺風噫秦火酷烈撥拾煨燼之餘豈易得此種書哉

王者之制祿爵至君十卿祿

皆本孟子班爵祿章而意爲更允先祿後爵漢儒欲以井田先封建也

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鄭氏謂殷制祿有公侯伯三等按徵實皆屬子爵未可以畿內而不列于爵也篇中註爲殷制者不一而是豈知漢博士酌四代而爲一王之制原不求合周禮諸爵失其本旨強爲衍說誤不獨鄭氏一人

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謂不合瑞也古文庸卽墉字漢人皆訓庸爲城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

家範篇言

卷一

主

孟子末節專明代耕食祿之差記者據爲授田之法改糞爲分已失其旨然謂猶是百畝之田人多力勤可食九人人力少可食五人分作五等義猶可通孔疏及陳氏禮書又分爲九等曰十人至二人豈有匹夫匹婦無亞旅之助而能治百畝之田者如此釋經徒見繁碎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說者皆謂周時貴士而賤吏觀此則厚薄有差特魯不寓樊勸之意秦漢已後造士之法不備卿侯以文無害爲元勳主尊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屬皆以鄉縣小吏治致公卿人固未可以資格限也然必祿足自給乃可謀其廉能宣帝神爵之詔勤事小吏百石以下益奉十五光武初立凡六百石以

下增于西京舊秩豈非一時之善政乎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

此條乃卿大夫股聘班行之禮左傳成公三年臧宣叔全引之以爲古制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舊說不合當是錯簡在下文上二十七人之下分讀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

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國言者以此而用開方之法推之遂謂應得此數耳案冀雍堃廣餘州豈能符同如此而欲議復封建何異刻舟求劍耶周禮所云井田自一里

家範篇言

卷一

主

以至一同亦用開方法積算爲準實則山川林麓地勢不能盡方當自有變通處西北且然況東南澤國乎愚嘗謂井田之行非周孔大聖不容輕議若學校之教臨時可修舍學校而議封建郡縣之得失均無當也

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案陝東地廣陝西地狹方伯連帥之屬烏能適均召公會爲西伯周公則從未爲伯東伯當屬太公太公沒而魯公伯禽繼之此費誓所由作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案霍叔監殷事屬可疑况八州八伯各用三人爲監乎此

置諸侯相傳中尉之意周制無此

制三公一命卷兩節

此兩條乃周禮司服典命二職而語亦不盡合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周制六服以數來朝晉文之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此朝於諸侯之禮也何故援爲王者之制

天子五年一巡狩歸假于祖廟用特

此本虞典而恭以周制升封下禮不主去說故無忝於博士

之職

諸侯曰頻宮

魯學所以名泮宮者因其地有泮水故林亦名泮林非列國

戴禮緒言

卷一

五

之通稱也漢儒妄謂辟雍外如環壁頻宮半之又轉釋頻爲

頻去古愈遠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下文已自詮解卽三品三殺之謂公羊傳夏代嫌觸國號故

夏不出如此曲說鄭註爲引之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與左傳士踰月之文不同蓋漢儒之意未忍卽遽孔疏說解

不合

春曰初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按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此周制也漢博士見詩有禘祠烝嘗

之文遂謂春可名祠而以祠義爲汎見春秋僖八年秋比始

禘于太廟周之七月乃烝之五月故改祠爲禘也郊特牲祭

義皆作春禘此則戴氏知詩爲倒文而改正主制者自鄭氏

強註爲殷制長樂陳氏据長發小序大禘之文遂謂言大以

見小則夏禘小禘也愚氏又謂春禘爲夏制轉說轉訛豈知

三代從無利時祭爲禘者自王制以時祭爲禘而大禘古禘

之名紛紜雜出余嘗謂欲知禘祫之說先當斥去夏禘之名

詳見余詩學中禘說

大夫祭五祀

五祀當依祭法司命中醫國門國行公屬月令改司命爲龍

門爲戶實則一也

天子恤初禘祫祫嘗祫烝

戴禮緒言

卷一

五

漢博士之意但主時祭而言春則分祀羣廟三時合食于太

祖也自鄭氏牽合公羊六祫之禮毀廟未毀之主皆升合食

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云云因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

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其

說之傳會穿鑿三山林氏獨能辯之而不知天子之禘祫于

喪畢一舉其云五年大禘者禮緯之妄說也禮緯又云三年

大祫按諸侯時祭而外喪畢之祭亦係合食故相傳爲三年

一祫此非諸侯常行者而可混諸天子乎公羊大祫兼陳毀

廟之玉共說尤屬臆造鄭氏爲彼所惑王肅張融等辨之而

紛爭于大小間皆不得其要領林氏攻詆鄭氏見地實高而

惜乎所言禘祫猶襲漢魏諸儒之陋也

諸侯納牲禘一牲一祫嘗禘烝祫

亦主時祭言謂諸侯降于天子者獨夏祭正其義本自時顯
孔疏泥鄭氏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愈說
愈晦

必因天地寒燠燥濕

嚴陵方氏以寒燠屬天燥濕屬地余謂自南多暑日北多風
此亦因乎地也風以燥之雨以潤之此亦因乎天也

刑者例也

例當作型謂範金合土一成不易也

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與孔子罪少正卯者相似愚謂孔子本無此事家語因王制

載禮緒言

卷一

七

而緣飾成文耳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

孔疏歲制者為棺時制是衣物難得者月制是衣物易得者
此亦強分當謂七十而未制須以時制八十而未制須以月
制蓋送死之具視年加急也

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漢代有徙民之法以之屬周說皆不合

瘠鹵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約尋語胥臣所對八疾而為支觀優旃之呼陸橘郎則侏儒

亦苦秦法矣

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畝至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皆覆解前文其詳於建國分田制祿者蓋本賈誼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之意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漢儒乘以千倍故說九千億畝為九萬億畝按開方之法自
一里至百里皆用百倍乘之而四隅缺額另當相準試以百
畝之田計之四隅缺二百五十六步則減田二畝半有餘孔
疏及陳氏集說於後支周尺漢尺之分算法亦未細審
自恒山至於南河至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

此計南北里數以豫州為主衡山直南為蒼梧以南諸郡若
大江以南至於浙閩備倚東南故不言及非謂禹發揚州之
域盡于三江也

載禮緒言

卷一

七

自東河至於東海至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

此計東西里數亦以豫州為主自東河而左右計之越嶲
于江南北準以千里約略之詞耳愚謂九州大勢本不能方
而東南澤國無所藉于畫井漢儒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
一萬億畝之說自以為通盤打算不知其大而無當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古者指憂殷其步皆同周尺八尺也李氏謂古者指秦非是

秦自以六尺為步漢欲稍變其法故加四寸爾

月令二十三條

月令者馬融所作非作也集呂氏春秋淮南時訓以成書
而托名周公以高自位置也然太尉掾官建亥秦正內中多

不可檢護故鄭氏直指為不韋作不敢曲徇其師說孔氏云
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此偽周書之序更無足辨
余謂月令筆力勁峭勝於王制而拘拘於陰陽五行其識又
在王制之下唐明皇御刪李林甫注而升為禮經之首則過
矣

王制

立政太略不言日月合朔此右行之疑所以至今未破

中太族

戴竹為管此古制也春秋內外傳周分康叔以大呂唐叔以
武周景王錫無射則已屬鐘律矣况月令為秦書乎乃鄭
氏以鐘律為管之管而後備皆傳會之愚按逕固所云黃鍾

卷一

太

上生下生不惟不可以調樂并不可以候氣魏杜襲嘗為之
而灰皆不飛隋毛爽再行之有應有不應即應者亦遲速不
等蓋截管之巧秦人所不能知故漢儒皆以臆度若鄭氏因
六呂之名六同而謂六律為竹六呂為銅尤屬無稽

天子居青陽左个

謂每月聽朔所居也先儒皆指為平居豈有食息于明堂太
廟者耶明堂之說紛紜不決鄭氏有十二室差得之朱子謂
室止于九青陽左个即元堂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似
簡陋而不合於制吳幼清疑以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為嫌
又云冬寒而北面尤不可居余謂卿飲酒義曰天子之居也

左聖向仁右義備藏亦屬暫時行禮而言草廬自誤認耳
以迎春於東郊

鄭註祭著帝靈威仰于東郊之兆也余謂天子祭天地帝者
天之主宰一而已矣民無二主天可有五帝乎若五方之神
乃附于地者以時祭之不過如詩所云方祀而已自月令沿
秦舊制有五帝稱已惑于五德之說然依賈逵蔡邕之說迎
春於東郊而祭木帝太皞即伏羲也從以木官之勾芒即少
皞之子重也五方有神配以先代有功德之君臣義猶可通
鄭氏信春秋文耀鉤盛稱所謂靈威仰赤熒怒者惑後世而
壞典禮其失非小孔疏乃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冕祀五帝
以證之亦為不善讀周禮者矣

戴禮舊言

卷一

九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鄭注保猶衣也金華應氏云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平農事
者說皆未安集說補正云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所以備非
常而保護之也故曰措耒耜于參保介御者二人之間

省圜圉

孔疏周曰圉土殷曰羣里夏曰均臺秦曰圉圉圉土之說是
矣文王拘于羣里非比羣常詔獄若夏啓有鈞臺之享豈不
開獄中可享也

以太牢祠于高祿

殷祀帝嚳而配以簡狄周則改祀姜嫄故有生民一詩世本
記載始制儷皮嫁娶之禮者伏羲也後人當祀之愚謂秦漢

以後禮多缺略不必究切于高祿之禮

毋出九門

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南北九經東西九緯皆從陽九之數故門亦以九稱鄭氏舉路門應門之類以當之豈有置聚畢駟餼獸之藥而出入於公宮者與

養壯俊

舉長大已不免有相馬舉肥之譏養壯俊而以爲合宜乎鄭通碑媽之接迎也

乃命百縣考記百辟卿士

天子勞上帝諸侯勞上公公者應上公也定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傳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

戴禮精言

卷一

干

夫道之以詩爲鄭註誤以勾龍后稷常之百縣及後文四監皆秦制鄭註以百縣爲鄉遂之屬孔疏以四監爲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漢人作王制猶不肯襲用周禮何況於秦毋燒灰

余幼問鄭註不以爲然妄謂季秋伐薪爲炭此必炭字之訛後閱張清源雲谷雜記云呂氏春秋本作無燒炭高誘註草木未成不欲天物則灰當爲炭無疑後人愚而自用并改呂氏春秋可嘆也

以定晏陰之所成

爾雅晏桑也當從吳草廬作桑陰解

殺實鮮落

當依孔疏作鮮少墮落

中央土其日戊巳

若論後天之易致役乎坤在離兌之中成言乎艮在坎震之中則夏季有巳土冬季有戌土月令以土強配于四時之中其義固疎孔疏每時輒寄一十八口亦嫌硬配觀甲子干支則土氣流行不必定在季月也

其蟲倮

鄭註虎豹之屬恒淺毛固爲不的然觀大戴禮所云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何以夷人于物類耶且安見其數悉舉天度也本出樂緯不可從當指爲蠶螟之屬

律中黃鍾之宮

戴禮精言

卷一

主

黃鍾爲子月之律土寄王而無月言其音宮足矣不當復云律中黃鍾之宮以戒後人耳目燮陵方氏強爲疏解謂六十律以宮爲本以角爲末起于黃鍾而終于中呂起于黃鍾之宮而終于南呂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焉據此則將特設一律長于黃鍾本律九寸者而以候土王之氣乎必不然矣若謂聲應而非氣應則不當云律中若謂黃鍾五聲原有五律吾未信黃鍾本律不以宮爲主反以商角徵羽爲主者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

制有小大謂橫而較之之廣狹也如衣裳袂各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縱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

及與無被土之類此今說之當從者

水始涸

鄭註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今甫八月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康成能依此條註釋月令王制則有救正之功無傳會之失矣

上丁命學正入學習吹

此與春之習舞同爲教士之法下節饗帝另爲一條觀起句是月也可悟鄭註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非是

命太史贊龜

贊龜句絕鄭註以贊龜筮爲句贊龜周禮有之豈有考草而塗以血者耶孔疏并塗及龜之繇文尤繆

戴禮緒言

卷一

三

坐工塋之大小高卑

當於大小句絕坐字依呂覽作營與上文審棺槨之厚薄相對

荔挺出

高誘註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可以正鄭註之訛周曆時訓解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夫惟僞書故多繆舛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罷者燕禮之終也非如鄭氏問年後用之說

戴禮緒言第一卷終

戴禮緒言第二卷

平湖陸奎勲坡星述

德清門人徐開厚周基校

曾子問

八條

曾子而外言氏之間一卜氏之間二曾氏獨以子稱謂成于曾氏門人也就中亦有可疑者如請期之女因喪而或改嫁太廟火而接祭魯昭公喪慈母衛靈公弔季桓子皆由漢人記錄之訛然曾子之在聖門隨事精察能悟一貫之通者此書可以想見豈徒議禮者所當切究乎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

鄭註改殯爲實多此曲折吳草廬謂告殯以啓期自斃直截

戴禮緒言

卷二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孔子謂孤子當室者其禮宜然故下文曰三月而廟見稱奉婦也若舅姑存者則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矣却特性乃云婚禮不用樂是以變禮爲常禮也而後世皆沿其訛余於詩學及春秋義存錄皆詳辨之

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哀公與康子後孔子而卒此條皆稱其謚當屬門人記錄之書

魯昭公少喪其母至欲喪之

按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記言乃漢儒之悞家語改孝公未嘗有徵